



孤独的盲歌女

〔日〕水上勉著

叶雷译

根据新潮文库一九八〇年《はな替れ女おりん》等书翻译

孤独的盲歌女

〔日〕水上 勉 著

于 雷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3,000 印张：8.625 印数：1—43,000

统一书号：10109·1641 定价：0.72元

水仙花

面临日本海的越前海角，断崖上开的是野生的水仙花。这种花草，叶细如剑，开出黄白二色小巧玲珑的花朵。即使在为数不少的冬季花朵中，也顶属它有一股清新之感，因而爱好的人很多。不过，“越前^①水仙”这种花草，是否由于它是野生植物呢，一见便知，它比城市温室里开放的同类花朵格外矫健，叶子的色泽也多带几分浓绿。也许因为它生长在风吹浪打的山岗，虽然看来矫健，但只因是野生，便不能不叫人觉得它格外地可怜。

近来北陆线^②火车一到达邻近越前海角的武生、福井等车站，总有人卖水仙。就是所谓卖花姑娘，把一束束带着球根的水仙装在满漂亮的铁丝篮子里，到各个窗口去叫卖。近来在福井县，已经把这种野生的花草命名为“县花”了。

① 日本古国名，今福井县东部。

② 北陆，日本古八道之一，包括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佐渡等七国。北陆线，铁路线之一，自米原经由福井、金泽、富山，达新潟县的直江津。

不过，本故事里登场的卖花姑娘奇美子，是在这种野生花草没有这么引人注意的时候，生于沿着越前海角伸进敦贺约二公里的“四个浦”小部落立神村。她十七岁夭折，十四岁卖过水仙花。就是说她顶用的战后，立神村背后的野生水仙花，还不到可以去车站叫卖那么闻名，不过作为副业割一些来，用菰草叶子包好，送到敦贺或武生等地的商店，卖给他们作正月的供花用。水仙花开放的各村，因为面临断崖，耕地面积很少。庄稼户的副业惟有进山烧炭。由此可见，卖水仙花，不管怎么说，也许是很适宜于女子的副业。即使战时，一到季节，便可以看见卖花姑娘一行远道徒步翻过越前的大山，走三里^①路去武生。由女人们多半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和二十七、八岁的少妇。她们穿着皱纹带花的棉衣，系着红色的挽袖背带，绑着护手和裹腿。看装束，宛如东京等地常见的来自越后卖解毒片的妇女。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们号称“背包姑娘”。就是说，把水仙绑成小把，用菰草叶子包好，装在麦秆编成的花篮里背在肩上。装得多的，竟然背着几十斤重的花束爬山越岭。敦贺与武生的商店，因地处佛教信仰很浓的北陆线，所以有个习惯，一到正月，家家户户都拜佛。商人盼望少女们从海角边际挑来野生的花朵用作献佛之花的心情本也不难理解，但是，奇美子自从十四岁卖水仙花以来，有一个铺子

① 系指日里。一日里约为八华里。下同。

处得好，那便是武生市河岸边的刃器批发商村上太助的商店。村上家的老板娘，年年都欢天喜地地卖奇美子的水仙花。

奇美子虽然十七岁死亡，但她从十四岁，脸蛋就圆鼓鼓的，显得早熟。下嘴唇明显地兜齿，有一股收不住的媚气。对于一位卖水仙花的姑娘来说，这相貌有点过于美丽。村上老板娘一见奇美子进来，立刻让她坐在店前向阳的凳子上，给她端茶。

“远道而来，辛苦了。你早晨一定起得很早，几点钟走出立神村的呀？”

老板娘无意中瞥见奇美子满是灰尘的裹腿，又听说她孤身一人从偏僻的乡村踏着寂寞的路走来，她想象那遥远的山路，便不由得问了一句。

“三点钟起床。”奇美子回答说，“三点钟起来，和爸爸上山去拔水仙花。下山后就是五点钟了。吃过早饭，收拾收拾，走出村庄时是六点钟。”

老板娘望着跑了三里山路赶来的这个姑娘一张的确是健康的脸，问道：

“一路上道路好走吗？”

“从四个浦沿着海滨奔向米之浦，一到了河野就上山。海边的路因为岩礁多，有的地方太危险。雪天，大浪扑来，真吓人哪！常常淹没了道路呢。”

少女走过那么险峻的海滨路，背来的水仙花，却比街头花店里的花还低廉。难怪呀，野生植物嘛。也许就是仅仅给个

运费价哩。

奇美子年年十二月末都来，恰是武生镇各商店挂完了稻草绳①的时候。这时，流过小镇的溪水已经很凉，清晨的岸边鼓起了霜柱。少女们喷着冷气挑来的水仙，托在手上，还保存着山野的芳香。粘在球形花根上的黑土还很湿，有一股潮水的气息。

二

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奇美子和父亲仙吉上山，从一个个的球根上拔水仙。父女把足够一天卖的花束包在菰草叶里，便走下山来。惟独那天早饭时，女儿说：

“爸呀，枪声一响真吓人！”

无精打采的爸爸突然被女儿的话惊得一怔，问道：

“枪？那是怎么回事？有打猎的吗？”

“不是猎人，是外国兵。”奇美子回答说。

奇美子傍晚天早早就离开立神村。走到海滨时，从背后南条山脉宛如波浪起伏的山颠升起了朝阳。但是，道路在山阴，所以很黑。就在那昏黑的山阴，停着好几辆吉普车，是占领军的士兵扛着枪从敦贺市来打野鸭的。提起打野鸭，这

① 日本风俗，新年门前挂稻草绳。

里的海岸据说在整个日本滨海区也是首屈一指的水鸭猎场。当时还是被占领状态，日本人是不会有人拿枪的。当地人充其量不过用所谓“大拉网”，就是在麦秆上涂了粘鸟胶，设在野鸭可能落脚的岸边，赤脚捉拿被胶住了羽毛的野鸭。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奇美子路过的道上外国兵打猎来了。

外国兵既有白脸的，也有黑脸的。奇美子不论看哪种脸，都好象很奇特。不仅眼睛发蓝，两腮还长了些毛，活象胎毛似的。手指上也长了些黑毛，看着很别扭。

奇美子中途遇见这些大兵，就躲着海边走。因为奇美子背着水仙花，有的美国兵便送给她一个微笑，却又说些不明含义的话当面耍笑她；或是吹着口哨，在窄道上摊开双手拦路。奇美子羞得满面绯红地走过去，美国兵也就不再追赶。他们大约是由于在寂寞的海滨遇见了可爱的姑娘，心里高兴才干那种事寻开心吧！

不过，奇美子对于美国兵肩扛的打野鸭的枪却非常恐惧。因为她还记得战时某日所发生的一件事：一位渔夫披着蓑衣，竟被进山的猎人误认为野猪而枪杀了。从那以后，村里纷纷传说：若是和野猪分不清，就要吃子弹。奇美子很担心，她用来包水仙花的菰叶，近似鼠皮色，远远看来，会不会给当成野猪呢？而爸爸却说：

“尽管你说可怕，可是美国兵不会干那种错事吧？他们只不过要打日本的野鸭子吃吃罢了。”

那一天，女儿又背起水仙花走出家门，爸爸以往常一样

的表情相送。爸爸在炭窑里干活，今年秋天因为在山上负了伤，右腿手术后效果不佳，整个冬天陷于无所事事的境地。他能够去照料女儿采集点水仙花，就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了。他靠女儿挣来的钱偿还隔年的债。他怀着感谢的心情，恨不得合掌膜拜，送女儿出发。

女儿每逢走到奔往海滨的山崖拐角处，总要蓦地转过身来，一如往常地招手，面对村中自家房屋的方向微笑。然而，女儿的这一微笑，爸爸并不理解，是因为女儿的身后便是狂涛滚滚的大海啊！

大浪高声呼啸，拍打着岩礁。

是刃器批发商村上家的老板娘，发现来卖水仙花的奇美子面色比往年格外地苍白，眼皮也似乎浮肿。

“奇美子，你怎么啦？面色不大好呀！”

她让奇美子坐在凳上，趁柜伙计去取茶的工夫，直盯盯地打量卖花姑娘的装束，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反常，因为奇美子的衣着非常凌乱。

往常，她把护手和裹腿都分外绑得紧紧的。红肿的小手虽然露出冻伤，但她表现得很坚强。可是，惟独那一天，她连挽袖背带也没有挎，总觉得系衣带的样子也邋邋遢遢。老

老板娘目光阴沉下来。

“怎么啦？奇美子，你今天奇怪呀！”

奇美子的脸分外地红。

“没什么。”她说，立刻低下了头。

老板娘付过了买花钱，仍然观察奇美子的装束。突然，她觉得这位姑娘是个成熟的女人了。这是一种惟有上了年纪的妇女才能觉察得到的直感。想到这，老板娘对奇美子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小心点，回家去吧！”老板娘说。奇美子只一边脸露出笑容，背起蓆叶包的水仙花，又到另一个主顾家去了。

奇美子第二天依然面色苍白，总是打不起精神。最先发觉姑娘这种变化的，是脚有毛病的爸爸。仙吉首先怀疑奇美子把空蓆叶挂在堂屋，在门前的溪水里洗罢了手，为什么不象往常那样用喧闹的声音讲主顾们的故事，或是讲途中遇到的村里人的趣闻。

女儿黑天才回来。仙吉便拖着一只瘸腿，烧起地炉，做好晚饭，等候女儿归来。这已经成了习惯。铺了杉树皮、压了些石头的屋顶，由于海面俄然袭来的风，不住地颤动。在五度灯光下，饿肚子的女儿坐着，闷闷不乐地拿起筷子。爸爸见了，说道：

“小奇美，你怎么了？脸色难看啊！”

“咳！”奇美子摇摇头，“没怎么。爸爸，什么事也没有。”

“天冷了。若是感冒，就不能去镇上啦，直不注意嘛。”

行哟！”

这时，成了鳏夫的爸爸立刻想起早已死去的奇美子的妈妈。奇美子很象她的妈妈，这又加深了他的回忆。他想：若是她妈妈还活着，就不会叫女儿吃这么大的辛苦。爸爸嘴角瘪了下去，满心欢喜地瞧着奇美子的好食欲：在这样情况下，还连吃了三碗饭。

“怎么样？美国大兵仍然扛着枪到海边去吗？”

刹那间，奇美子手里的筷子静止在空间，挟起的一块咸菜落在饭碗里。过了一会儿，她说：

“有！”

“是吗，都是乘吉普车去吗？”

“噢，把吉普车停在海角尖端，藏在岩石后边，等野鸭飞来。”

“打下来的野鸭谁去取？”

“听说河边的村子里，渔夫们在阳光明亮的日子，就把船划到海上去。”

“啊。”仙吉的表情似乎说，只要脚一好，划划船这么点活还是做得到的。他又问：

“听说还有黑人大兵，是真的？”

“有。”奇美子答道。这时，不知为什么，奇美子打了个寒噤。仙吉瞧着女儿恐怖的脸，立刻张口大笑道：

“我说过枪是令人可怕的吧？不过，枪是用来打野鸭的，所以你不必那么怕它。”

奇美子一直擎着筷子不动，是一副别有心事的神色。

“。脚点一溪麓溪！脚县不河”
。千日的个大风个县。越山丁丁生，县滴火点千美奇
立前吉前县用，名家样眼多 **四** 不然星，风临前来见面前从
。图划前县平几县脚风，县日
不会，击县前风股受数要更，县更替背千美奇心县吉前

过了正月，奇美子的面色愈加苍白了。阳历正月她没有去卖水仙花；可是到了二月，就是旧历正月，她又不得不到附近各个镇上去叫卖。因为镇上的居民有些人家习惯于把旧历正月看成正式的正月。二月间雪很深，必须破开峡谷里的深雪，从岩石背后露出的地面上挖出水仙来。为此，仙吉也要付出双倍的时间。从海角到立神，靠近村镇成了台地状，后面有个象崖头似的小山突起，风很大。雪在北风的吹打下，也很快就结冻了。仙吉拔的水仙不多。但是，却和奇美子在雪路上行进的步伐紧紧相随，倒也恰到好处。雪路要多费三倍的时间哩。

一进三月，黄色的水仙花在起伏的台地上盛开，这是春天的花讯。千山万壑的溪水蒸发着热气，脏成了黑褐色，缓缓地流向大海。

三月二十二日清早，奇美子拔了好多春天里的黄花水仙，背起这重载走出了村庄。临出发时，回头望着仙吉问道：

“爸爸！还有药吗！”

所谓“药”，就是在武生镇药房买来的鱼石脂。仙吉的左腿膝关节痛，只好用摊在油纸上的黑色鱼石脂贴了换，换了贴。仙吉进屋一次，打量了一下药瓶，说：

“可不是嘛！那就买一点吧。”

奇美子点头称是，走下了山坡。是个狂风大作的日子。从海面吹来的劲风，虽然不象严冬那样寒冷，但是仙吉站立目送，风硬得几乎把他吹倒。

仙吉担心奇美子背着重载，更要遭受强风的袭击，会不会迈不动步。因此，他走到岩礁的边缘向海滨小路张望。

只见奇美子向敦贺方向赶路的样子成了一个黑点。仙吉放心了。他素日就看奇美子面色难看，两三天前又说什么吃东西坏了肚子，发现她呕吐。仙吉痛恨自己仰赖女儿去挣钱，同时，又伤心顽固的关节痛不愈。仙吉哪里知道奇美子变得象个小黑点似的姿态，竟是她最后的身影了。因为奇美子临走时说，她要到武生的药房去买鱼石脂，因此，他相信只要卖了水仙，黑天以前总会回来的。然而那一天，奇美子却没有回来。仙吉很惊讶。六点钟，寺院里响起了钟声。往常，此刻仙吉一定到岩礁边缘去，总会望见奇美子从白色的滨海路上慌忙地走来。可是这一天，仙吉的眼前只有狂涛怒吼，不息的飞沙走石，却不见奇美子的影子。平时根据情况，也有晚归的日子。但是晚八点左右准会到家，这是用不着担心的。到了九点多钟还不见女儿回来，仙吉便沉不住气了。

因为是个大风天，仙吉就更加担忧。半路上倘若一步闪了脚掉进大海，对于一名背着重载的少女，大浪一定轻而易举地就会一口把她吞了下去吧！

因为低低的路紧贴着大海，岩礁的间隙必须跳跃才能越

过。悬崖边的路异常危险，这使仙吉越来越心慌。当他知道奇美子十点钟还没有回来时，便去敲了邻居林左卫门的家门。

“奇美子还没有回来！唉，这是怎么回事？”
“大哥！点起松明火把，我的脚板硬实，到海边去看！”

林左卫门认为仙吉不可能到附近海滨去寻人，便命他年轻的长子和媳妇跑到立神的小小海角去。仙吉和林左卫门站在崖顶远望两支松明火把燃烧着朝前飞跑。黑夜，只有波涛卷起灰茫茫的浪花拍打着岩石。海上象研好了的墨汁，无边的黑暗。仙吉望着这样的大海，吓得脸白了。因为他突然觉得奇美子仿佛就是在大海的远方被吞没的。

“小奇美！小奇美！回家来呀！……求求你，回家来呀！……”

仙吉拖着一条瘸腿，面对着夜幕，在合十祷告。

望见了徒劳往返的两支松明火把。
“没有哇，没有哇！”只听林左卫门的长子的呼喊声，被大浪撕得七零八碎。

五

翌日清晨，在米之浦石壁附近黑色巨岩横躺竖卧的狂涛

怒吼的海滨，早早就发现了奇美子的尸体。米之浦的一名渔夫在风平浪静的大海驾起小舟，来取捕章鱼的罐子。他发现尸体的地方，虽是岸边，海水却很深，安放了不少捕章鱼的罐子。老渔夫用竹竿撑船，钻进岩石间的空隙。巨岩之下，有一个洞窟般的穴，紫蓝色的海水激起漩涡，是个骇人的深渊。向一隅望去，看那水面宛如地毯似的，扬起了细碎的波纹，令人心寒胆战。

“那是什么？”

渔夫好奇，把船划得靠近一看，原来是水仙花。莫非是卖花姑娘把包在菰叶里的水仙抛在大海里？大浪斩断了捆扎花束的绳，水仙便象一片刺绣的锦褥似的漂浮着。

老渔夫观察了一会儿水仙散在的那一带，突然目光炯炯，因为他看见了菰叶包的下面，有个灰蒙蒙的硬块。他心想：

“是人？”

他身子又靠近了一些，倚靠在船头，蹲下来一瞧，“啊？”他大吃一惊。

海水里出现了一只手，而且手很白，还是一只孩子的小手呢。一只手从菰叶水仙包的下面伸过来，仿佛抱住了菰叶包。渔夫用竿头捅了一下菰叶包，于是，那只手和菰叶包一同动荡。终于，掩盖在菰叶下的一头黑发出现了，登时象洒了一滩墨水似的浮上海面。

“是个女孩子！”

渔夫惊吓之余，跳过身前的岩石，脚落在岸边的路上。他到四个浦的警察分所报告去了。这个警察分所驻有一名留

着两撇小胡的五十多岁的驼背巡警。巡警听取了渔夫的报告，立刻通知朝日乡的警察，姑且由渔夫引路，去到现场。

的确是个女孩子。穿着棉布印花的短褂，系着红色挽袖背带。护手和裹腿依然犹在。米之浦的年轻人们帮忙，把尸体打捞上岸。

“这是立神的姑娘呀！”有一个人说。他记得清奇美子的模样。她象从前一样路过米之浦，到武生镇去。

“不错，是那个皮肤发白的小姑娘，是去卖水仙花的姑娘哟！”村里人们说。

巡警下颏打颤，倾听别人的介绍后，说：

“喂，是自杀。因为是天天走熟了的路，总不至于失足落水的吧！一定是自杀！”

“喂，且慢！”年轻人说。“看那些货物的样子，是她昨天早晨背着从这儿路过的。那是个大风天，美国占领军有很多的士兵到这儿来打野鸭哪。”

“……”巡警瞪了一眼年轻人。

“美国兵干了些什么？”

“不知道。”年轻人说着，一缩脖。当时不远的敦贺市曾经发生一次占领军集体暴行的案件。因为日本人的子女遭到侮辱，闹成了乱子。也可以设想，赶巧打野鸭子的美国兵调戏了过路的卖花姑娘。不过，这可没有确凿的证据。村里的一个人说：

“你真地亲眼见了么？”他对小伙子一申斥，小伙子说：

“这个……我只是见过几辆打野鸭的吉普车跑了过去。”

“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不许乱讲。”巡警手摸小胡说。

“总之，通知她老爹爹一声吧！”

奇美子的爸爸栉田仙吉，两个小时后领着林左卫门来到现场。仙吉拖着一条瘸腿走到岩礁的入口，眼看女儿躺在一张破草席上，他脸色变得如同白蜡。

“奇美！奇美！”他跑上前去，紧紧抱住女儿的尸身。奇美子微微睁着眼睛，脸蛋还是那么红润，叫人疑惑她还活着呢。可是，凉透了的身子已经象冰一样了。

“奇美！奇美呀！你为什么弄成了这样子？你为什么死了呀？你告诉爸爸！”瘸腿爸爸已经泣不成声，可是女儿已经不再开口了。

“仙吉先生！”巡警说。“你往那儿看。她是背着菰叶包里的水仙花，掉到大海里去了！你女儿可能是失足落水的。瞧那水仙，好象开在海面上似的。”

爸爸抬起老泪横流的脸，瞥了一眼岩礁空隙的海面，确如巡警所说，有个黑洞的深渊，紫蓝色的海水卷起漩涡，把宛如绣花的锦被推得滴溜溜地转。

“也有的被什么人强奸后又被抛进大海。不过，若是这样，她就不会背着菰叶水仙包。你女儿连背包，连水仙和菰叶都完整无缺呀！”巡警似乎解劝地说。

然而，有一个人对巡警的解释流露出想不通的神色，他就是方才自称见到占领军来过的那个小伙子。按巡警的说法，姑娘是背着菰叶包的水仙，可是据发现人老渔夫的介

绍，姑娘是用一只手紧紧抱住菰叶水仙包不放的样子在漂荡。这里有极其微妙的差别。假如是紧紧抱着的，那就说明姑娘曾经一度放下过重载。虽然身上还背着花篮，可是却放下了菰叶包，这是什么道理？假如已经到了乡镇，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半路上卸下了货，这就怪了。……

“还是什么人干了缺德事……”。小伙子的这条疑问在村里一传十、十传百，就有人反驳轻率的巡警，关于奇美子的死亡原因也就难于做出结论了。但是，分驻所的巡警制作了一份事故致死的调查书报到上一级警察局去了。关于卖水仙花姑娘之死，由于米之浦某青年的一封密告信，福井县的警察出动了。县警察局发令，将姑娘的尸体于埋葬前交司法机关进行解剖。

分驻所的巡警慌了神。他已经填过了报表。如今若由验尸官重新对已经举办完葬礼的尸体进行勘验，其结果将会证明自己的现场误断。

尸体在安葬前进行了解剖。县警察局的三名法医官来到了立神村，在家庙庭院挂起了一张幕布，在严禁出入的情况下进行解剖。放进棺材的奇美子的尸体，已经处处出现了紫斑。法医官戴上白手套，慎重地开了刀。首先按照常识，检查了少女的局部，法医官变了脸色。

“老人家！你女儿没有爱人吗？”城市来的医生温和地问仙吉。

“不知道！”仙吉摇了摇头。他说：“这孩子不是不正经的姑娘，不会有野汉子的。”